



青少年文库

童年

【俄】高尔基 著 木雷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文库

童年

【俄】高尔基 著 木雷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 / (俄)高尔基著;木雷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3(2016.6重印)

(青少年文库)

ISBN 978-7-5339-2759-2

I.①童… II.①高…②木… III.①长篇小说—俄罗斯 IV.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31628号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唐筠

童 年

[俄]高尔基 著

木雷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188千

印张 7.5

插页 3

印数 89001-92000

版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8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2759-2

定价 16.5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一

在昏暗窄小的屋子里，我父亲躺在窗下的地板上。他穿着白衣服，身子显得特别长；他光着脚，脚趾奇怪地叉开着；令我感到亲切的双手静静地放在胸前，手指也弯曲着；他快乐的双眼紧闭着，上面盖着圆圆的黑铜币^①；他和善的脸孔发黑，龇着牙的怪相让我害怕。

母亲上身赤裸着，下身穿条红裙子。她跪在地上，用我喜欢锯西瓜皮的小黑梳子把父亲柔软的长发从额头梳到后脑勺。母亲不停地念叨着什么，声音低沉嘶哑。她浮肿的灰眼睛仿佛融化一般，泪珠大颗大颗地往下落。

外祖母拉着我的手。她圆圆的身子，大大的脑袋，长着一双大眼睛，松软的鼻子让人忍俊不禁。她一身黑，身子柔软，人特别有趣。她也哭着，哭声有点像特意在为母亲和谐地伴奏。她浑身发抖，拉着我往父亲那儿推。我硬撑住不去，而且直往她身后缩。我又害怕又难受。

我从未见过大人哭，也弄不懂外祖母不停念叨的话：

① 俄罗斯民间习俗，人死后眼睛上放铜币可让死者瞑目。

“跟你爹告别吧，你再也见不到他了，他死了，亲爱的，死得不是时候，还没到该死的年龄……”

我得过一场大病，初愈不久。生病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父亲高兴地照料我，后来，他突然不知跑哪儿去了，外祖母，一个奇怪的人，替他来照料我。^①

“你打哪儿来^②？”我问她。

她答道：

“从上面，从尼日尼^③来，不是走来，是坐船来的！水上可没法走，小鬼。”

她的回答既可笑又令人费解：楼上的屋子里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地下室里则住着个卖羊皮的黄脸卡尔梅克老头。顺着楼梯可以从栏杆上往下滑，一旦摔下来，就会摔个倒栽葱，这我很清楚。但这和水有什么关系？一切都颠倒了，让人啼笑皆非。

“为什么说我是小鬼？”

“因为你唧唧喳喳。”她笑着说。

她说话亲切、愉快、流利。从见面第一天起，我就和她交上了朋友。可现在，我却巴望着她快点把我领出这间屋子。

母亲让我感到压抑。她的眼泪和嚎声在我心里引起一种特别的恐慌。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她一贯严厉、沉默寡言；平素穿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平平整整，块头大得像匹马。她身体强壮，胳膊上的劲大极了。可现在，她却浮肿得难看，而且衣衫不整。她身上的衣服扯得乱七八糟，原来梳得平平整整，像一顶浅色的大帽子的头发，此时披散在裸肩上，披落到脸上。编成辫子的另一半头发来回晃动着，不断

① 高尔基三岁时在阿斯特拉罕患霍乱，其父看护他，不幸染病身亡。

② 此处俄语动词“来”指的是不借助交通工具，即“走来”之意。

③ 尼日尼，城市名，即尼日尼·诺夫戈罗德，俄文中意思是“下面的”。

触到父亲沉睡的脸上。我在屋里已站了很久，但母亲看都不看我一眼：她号啕大哭着给父亲梳头，简直泣不成声。

几个乡下的税民^①和一个岗警向门里张望着，岗警生气地喊着：“快点收拾！”

窗户上蒙着深色的披肩，它像帆一样被风吹得鼓起来。有一次，父亲带我乘帆船去兜风，突然打了一声雷，父亲笑了起来，他用双膝紧紧地夹住我，喊道：

“没事儿，不要怕，葱头^②！”

突然，母亲从地板上吃力地挺起，随即又慢慢坐下去，仰面朝天躺下，头发散落在地上。她紧闭着双眼，苍白的脸色发青。她像父亲一样龇着牙，声音吓人地说：

“关门……阿列克谢，滚出去！”

外祖母推开我，跑到门口喊起来：

“亲爱的人们，不要怕，不要碰她，看在上帝分上，你们离开吧！这又不是霍乱，是生孩子，行行好吧，老兄！”

我躲在箱子后面阴暗的角落里，从那里看着母亲在地板上打滚，哀号，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温和而高兴地说：

“为了圣父和圣子！瓦留莎^③，挺着点儿！……圣母会保佑你的……”

我感到害怕。她们在地板上围着父亲忙得不可开交，推他、呻吟、叫喊，可父亲却纹丝不动，似乎还在笑。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很久。母亲几次想站起来，却又坐倒在地。外祖母像一个柔软的大黑球，从房间里滚出滚进。随后，暗处传来一阵婴儿的叫声。

“谢天谢地！”外祖母说道，“是个男孩！”

① 税民，指十二至十七世纪俄国城乡被课以税收的居民总称。税民要缴付各种国家税，为国家承担各种赋役。

② 葱头，父亲对阿列克谢戏谑的称呼。

③ 瓦留莎，瓦尔瓦拉的爱称。

接着,她点起了蜡烛。

我那时大概是在角落里睡着了,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

我记忆中的第二幕是一个雨天,在墓地荒凉的角落里。地面泥泞不堪,我站在打滑的斜坡上,看着放父亲棺材的墓坑。坑底积了许多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蹦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我、外祖母、浑身湿漉漉的岗警和两个拿着铁锹怒气冲冲的乡下人站在墓边。温暖的雨点细如珠玑,把大家都淋湿了。

“埋吧。”岗警说完,走到一边去了。

外祖母用头巾捂着脸哭起来。乡下人躬下身子,开始迅速地把土铲进墓坑。坑里的水啪啪作响。青蛙从棺材上跳下来,往坑壁上挤,几团土把它们打到了坑底。

“走吧,廖尼亚^①。”外祖母抓着我的肩膀说道。我不想走,从她手下滑了出来。

“你呀,上帝。”外祖母不知是埋怨我还是在埋怨上帝。她低着头默默地站了很久。坟墓已经和地面比齐了,她仍然站着。

几个乡下人用铁锹把泥土拍得啪啪作响。一阵风飞至,吹散了雨点。外祖母拉着我的手,领我去远处的教堂,教堂周围插着许多黑色的十字架。

“你怎么不哭?”她走出围墙后问我,“你应该哭的!”

“不想哭。”我说。

“算了,不想哭就不哭呗。”她小声说道。

真怪,我很少哭,即使哭,也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因为受了委屈。我哭的时候,父亲总是笑我,而母亲则会大喊:

“不准哭!”

后来,在宽阔肮脏的街道上,我们坐着轻便马车穿行于深红色的

① 廖尼亚,阿列克谢的爱称。

房屋之间。我问外祖母：

“青蛙会爬出来吗？”

“不会，它们已经爬不出来了。”她答道，“上帝保佑它们！”

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如此频繁而又亲切地提及上帝。

几天后，我、外祖母和母亲搭上了轮船，坐在小舱里。我刚出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他躺在桌边，身上裹着白布，扎着红带子。

我别扭地坐在包袱和箱子上，透过状如马眼的圆凸玻璃望着窗外。湿漉漉的玻璃外面很浑浊，泛起泡沫的河水不停地流淌着，不时飞溅起来，溅到玻璃上。我不由自主地跳到地板上。

“不要怕。”外祖母说着，用柔软的双手轻轻举起我，重新放在包袱上。

水面上弥漫着灰蒙蒙的湿雾。远处刚现出一片黑地，旋即又消失在雾中，消失在水中。周围一切都在晃动。只有母亲双手抱着头，靠着墙稳稳地站着，一动不动。她的脸色阴暗铁青，瞎子一般，她的眼睛紧闭，始终保持缄默，简直形同陌路，就连她身上的衣服我都感到陌生。

外祖母不停地跟她小声念叨：

“瓦莉娅^①，你还是吃点吧，就一点，啊？”

母亲一声不吭，一动不动。

外祖母和我说话时悄声细语，和母亲说话时声音可挺大，但有点小心，畏葸，且言语不多。我觉得，她怕母亲。这一点我懂，我和外祖母因此更加亲近。

“萨拉托夫^②。”母亲突然气冲冲大声说道，“水手在哪儿？”

她的话莫名其妙，令人费解：萨拉托夫，水手。

① 瓦莉娅，瓦尔瓦拉的爱称。

② 萨拉托夫，州行政中心，伏尔加河沿岸城市。

一个提着木匣子的人走了进来。他穿着蓝衣服，身材魁梧，头发斑白。外祖母接过木匣子，开始往里面放弟弟的尸体。放好后，她双手捧着走向门口，但却可笑地停在门前不知所措：她太胖了，过小舱的窄门只能侧着身子。

“哎，妈！”母亲喊了一声，从外祖母手里抱过棺木，随后她们俩就不知去向了，我还留在舱里，不住地打量穿蓝衣服的汉子。

“怎么样，小弟弟死了吧？”他俯身对我说。

“你是谁？”

“水手。”

“那么萨拉托夫又是谁？”

“是一座城市。你朝窗外看，那就是萨拉托夫。”

窗外的大地在移动，黑黢黢的，峭壁陡立，云蒸雾罩，仿如刚从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块。

“外祖母去哪儿啦？”

“埋外孙去了。”

“把他埋到地里吗？”

“那还用说，是的。”

我告诉水手，人们在给父亲下葬时，把青蛙也活埋了。他抱起我，紧紧地搂住，亲了亲：

“哎，老弟，你还什么都不懂！”他说，“不要可怜青蛙，上帝会保佑它们的！还是可怜可怜你母亲吧，瞧瞧，她都苦成什么样子啦！”

我们上方响起了呜呜的汽笛声。我已知道，这是轮船的声音，因而并不惊慌，但水手却急忙把我放到地上，说了声“快跑”就冲了出去。

我也想跑出去。我走到门外，阴暗狭窄的入口处空荡荡的，离门不远处，楼梯上镶的铜泛着青光。我往上一看，看见许多背着背包、手提包袱的人。很清楚，大家都要下船。看来，我也该下船。

当我和一群乡下人来到船舷旁上岸搭板前时，所有的人都朝我喊叫：

“这是谁的孩子？你是谁家的？”

“我不知道。”

人们不停地推搡我，碰挤我。最终那个头发斑白的水手出现了。他抓住我，解释道：

“他是阿斯特拉罕来的，从船舱里……”

他飞快地把我带回船舱，塞到包袱上，出去时做了个威胁的手势：

“再动就收拾你！”

头顶上的嘈杂声逐渐变小了。船舱已不再抖动，水面的轰隆声戛然而止。浓浓的水汽蒙在舷窗上，舱内变得黑暗窒闷。包袱胀大了似的挤着我，简直糟透了。莫非他们想把我一个人永远留在空荡荡的船上吗？

我走到门前，门是关着的，门上的铜拉手我转不动。我拿起一瓶牛奶，用尽全力砸到拉手上。瓶子打破了，牛奶洒得我满腿都是，还灌进了靴子里。

我为自己的失败懊丧不已，躺在包袱上抽泣起来，哭着哭着，噙着泪睡着了。

当我醒来时，轮船又轰鸣抖动起来。船舱的窗户如太阳般通红。外祖母坐在我身旁，梳着头发，皱着眉头嘟囔着什么。她的头发特别多，密密地披散在她的肩上、胸前、膝部，耷拉到地上，黑黑的头发泛着蓝光。她一只手捋起头发，悬在空中，然后用缺齿的木梳费力地插进厚厚的发络里。她撇着嘴，黑眼珠泛出怒意，脸庞在一大堆头发中显得小而可笑。

她今天似乎有点凶，但当我问她怎么会有那么长的头发时，她一如昨日，温柔地说道：

“看来，上帝用它来惩罚我。他说：‘让你去梳这些该死的东西去

吧！’年轻的时候，我常吹嘘自己这几根毛，年老了却要咒骂它！你睡吧！还早呢，太阳刚从夜幕中升起……”

“我不想睡了！”

“好吧，那就不睡吧。”她随口答应下来。她边编着辫子，不时还看看沙发，母亲直挺挺的像根弦，仰面躺在上面。“昨天你怎么把瓶子打碎了？小声告诉我！”

她说话似乎是在用心唱歌，那些话就像明艳可爱的鲜花一样轻易地在我的记忆中扎了根。她微笑时，樱桃般的黑眸张大着，放射出难以形容的快乐的色彩。她一笑起来，嘴里就惬意地露出牢固的、洁白的牙齿。尽管双颊的黑皮肤上皱纹堆累，但她的脸庞仍显得年轻，光亮。招风鼻孔，松软的鼻子及红鼻头使其脸上失色不少。她喜欢闻镶银的鼻烟壶中的烟草。她一身黑，但透过眼睛可以看出，她的内心焕发着永恒的快乐、温柔之光。她佝偻着身子，几乎就是个驼背。她很胖，但走路却如大猫般轻快敏捷。她全身也像这种温柔的小动物般柔软。

她未来之前，我似乎在黑暗中沉睡，她一出现就唤醒了我，带我走向光明，把我周围的一切连成一根不断的线，把一切都编织成五颜六色的花边。她立刻成了我终生的朋友，和我最贴心，最理解我，也是我最亲近的人。她对世界无私的爱包含了克服艰苦生活的坚定力量，让我受益匪浅。

四十年前的轮船行驶得很慢。我们到尼日尼走了很久，我还清楚地记得头几天的美景。

天气晴好。从早到晚我和外祖母都待在甲板上。天高云淡，秋天的伏尔加河两岸一片金黄，仿如绸缎织成。浅棕色的轮船逆流而上，桨片慢腾腾、懒洋洋地拍打着蓝灰色的水面，发出啪啪的响声。船尾的长索拖着一只驳船。驳船是灰色的，像一只潮虫。太阳在伏尔加河

上空悄无声息地移动着。周围的新景致层出不穷，变化多端。郁郁葱葱的山脉就像大地盛装上松软的褶子。城市和乡村坐落在两岸，从远处看仿如一块块蜜糖饼。水面上漂浮着金黄色的秋叶。

“你看，多美呀！”外祖母从船的一侧走到另一侧，不时地说着。她显得容光焕发，眼睛快乐地大睁着。

她常常出神地望着对岸，忽视我的存在：她站在船舷旁，双手放在胸前，默默地微笑着，眼中噙着泪。我扯了扯她黑色的印花裙。

“啊？”她抖动了一下，“我好像在打盹，正做梦呢。”

“那你哭什么？”

“亲爱的，这是因为高兴，也是因为上了年纪。”她微笑着说，“要知道我已经老了，我已活了六十多个年头了。”

她闻了闻鼻烟，开始给我讲各种奇闻逸事：有讲善良的强盗的，有讲圣徒的，还有讲各种野兽和妖魔鬼怪的。

她讲童话时声音低低的，充满神秘感。她俯身凑近我的脸，睁大的眸子盯着我的眼睛，就像在往我心里灌输一种令我振奋的力量。她说话像唱歌一样，讲得越久越流畅。听她讲童话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我边听边央求：

“再讲一个！”

“还有这么件事：一个家神老头坐在炕炉里，面条扎到了他的脚上。他摇摇晃晃，叫苦连天：‘哎呀，小老鼠，好痛啊，哎呀，小鼠崽，我受不了啦！’”

她抬起脚，用手抓住，在空中摆来摆去，还可笑地皱起眉头，似乎是她在痛。

周围站着几个水手——几条留着大胡子、待人和蔼的汉子——他们边听边笑，夸奖她，同时也请求：

“喏，老奶奶，再讲点什么吧！”

然后他们说：

“和我们一起去吃晚饭吧！”

晚饭时，他们用伏特加招待外祖母，用西瓜、香瓜招待我。这都是偷偷干的：船上有个人禁吃水果，他没收水果后就扔到河里。他穿得像岗警，也戴着铜纽扣，总是喝得醉醺醺的，人们都避开他。

母亲很少到甲板上来，对我们的事漠不关心。母亲始终沉默不语。她身躯高大匀称，面孔如铁一般黑，浅色发辫如沉重的王冠压在头上。她身体强壮，性格坚毅，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她当时似乎处在雾气或透亮的云层之中，一双同外祖母一样大的灰眼睛从云雾中冷漠地远望着。

有一次，她严厉地说：

“人们在笑您，妈妈！”

“上帝保佑他们！”外祖母无所谓地答道，“让他们笑吧，让他们笑个痛快！”

我还记得，外祖母看到尼日尼时，如孩童般快乐。她牵着我的手，把我拉向船舷，喊道：

“看哪，看哪，多好啊！天哪，这就是尼日尼！这就是这座众神之城！你看，教堂就像在飞一样！”

她几乎是带着哭腔央求母亲：

“瓦留莎，你还是看看吧，啊？大概，你都忘了！高兴一点吧！”

母亲阴郁地笑了笑。

轮船驶到这座美丽的城市，停在河中央，河面上挤满了扬起尖尖的桅杆的船只。一艘载着许多人的大船驶近船舷。他们用钩杆钩住船舷，船上的人们一个接一个登上了甲板。一个干瘦的小老头飞快地走在最前面，他穿着黑色的长衣服，长着金黄色的胡须，鸟喙鼻、绿眼睛。

“爸爸！”母亲低沉有力地喊着，扑到他怀里。他抱住母亲的头，用通红的小手迅速抚摸着她的面颊，尖声地喊着：

“怎么了，傻孩子？啊哈！这就对了……哎，你们呀……”

外祖母就像陀螺似的转过来转过去，一会儿就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过了。她把我推到人们面前，飞快地说：

“来，快来！这是米哈依洛^①舅舅，这是雅科夫……娜塔丽娅舅妈，这是两个表哥，都叫萨沙，这是卡捷琳娜表姐，这就是我们一家子人，你瞧瞧，有多少！”

外祖父对她说：

“身体还好吗，老婆子？”

他们互吻了三次。

外祖父把我从拥挤的人群中拉出来，按着我的头问：

“你是谁？”

“我是阿斯特拉罕人，从船舱里来……”

“他在说什么？”外祖父问母亲，没等她回答，就推开我说：

“颧骨都跟你爸一样……下船吧！”

我们上了岸，一行人沿着铺满大块鹅卵石的坡道向坡上走去。路两边是两座高高的斜坡，上面长满了被践踏过的枯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最前面。外祖父个子刚到母亲的手臂，他迈着碎步飞快地走着，母亲则仿如在空中漂浮，从上往下俯视着他。舅舅们默不作声地跟在他们后面走：米哈依尔梳着平整的黑发，像外祖父一样干瘦，雅科夫长着一头鬃发，几个胖胖的妇女穿着鲜艳的裙子，还有六个孩子，他们都比我大，都一声不吭。我和外祖母及小个子舅母娜塔丽娅走在一起。舅母面色苍白，蓝眼睛，大肚子，常常停下来，气喘吁吁地低声说：

“哎呀，走不动了。”

“他们干吗要折腾你？”外祖母愤愤不平地抱怨道，“真是一家子笨蛋。”

^① 米哈依洛，即米哈依尔。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儿，所有的人我都不喜欢。我觉得在他们中间就像外人一样。就连外祖母也不知怎的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变得疏远起来。

我尤其不喜欢外祖父。很快，我就在他那儿感到一种敌意。我特别注意他，他令我既害怕又好奇。

我们开始上坡。坡的顶部，一座矮小的平房坐落在右斜坡旁的街口，房屋上涂着一层肮脏的红油漆，屋顶低垂，窗户突出。从街上看，它显得很大，但它的内部，狭小晦暗的屋子里却拥挤不堪，就像码头前的船上一样。怒气冲冲的人们到处乱窜。到处弥漫着刺鼻的、闻所未闻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让人不爽：四周挂满了大幅的湿布，摆满了水桶，桶里盛着稠糊糊、五颜六色的水，里面泡着的也是布。在院角一间矮矮的、半倒的耳房里，炉子里的木材烧得正旺，什么东西沸腾着，发出汩汩的声音。一个没看见的人高声说着奇怪的话：

“紫檀——一品红——硫酸盐……”



二

一种五颜六色、离奇得难以形容的新生活开始了。我经常回忆起那段日子，它就像由一个善良又极其诚实的天才娓娓道来的残酷童话。如今，当我追忆起往事时，有时自己都难以置信：一切竟是如此。许多事情我都不愿再想，愿将之否定：“蠢笨的一家”的阴暗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残酷。

但真理高于怜悯。要知道，我不是在讲自己，而是在讲述给我留下可怕印象的那一个狭小窒闷的圈子。这个圈子里曾生活过、时至今日也仍然生活着普通的俄罗斯人。

外祖父家里弥漫着众人之间相互仇视的紧张空气。这种相互仇视毒化了大人，就连小孩也积极参与。后来，我从外祖母那儿得知，母亲回来正赶上她的兄弟们坚决要求外祖父分财产。母亲不期而返更加剧和坚定了他们分家的欲望。他们怕母亲要那份本属于她、却被外祖父扣下来的嫁妆，因为她违背了外祖父的意愿，私自成婚。舅舅们认为，嫁妆也应该在他们之间分配。此外，他们彼此之间早就在激烈地争吵：谁应在城里开染坊，谁应在奥卡河畔的库纳维诺镇。

我们回来后不久，一次吃午饭的时候，厨房里就爆发了争吵。两个舅舅霍地站起来，身体探过桌子，像狗一样，恶狠狠地齜着牙，抖着身子，朝外祖父号叫、怒吼。外祖父全身通红，用勺子敲打着桌面，公鸡打鸣般叫道：

“我让你们都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得脸都变了形。

“都给他们吧，老头子。给他们吧，那样你就会落个清静！”

“呸，都是你惯的！”外祖父瞪着眼睛喊道。也真怪，他个子那么小，喊声居然如此震耳欲聋。

母亲从桌后站起来，不慌不忙走到窗旁，背对着大家。

突然，米哈依尔舅舅猛地挥手打在弟弟脸上。弟弟大吼一声，和他扭打起来。他们两个在地上滚打开来，发出喘气、呻吟和谩骂的声音。

孩子们大哭起来；怀孕的娜塔丽娅舅妈绝望地大喊；我母亲抱住她，把她拖了出去；性格开朗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赶出厨房；厨房里的椅子碰得东倒西歪；宽肩膀的年轻学徒“小茨冈”骑在米哈依尔舅舅肩上；秃顶、大胡子、戴着墨镜的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师傅若无其事地用毛巾捆住舅舅的手。

舅舅伸长脖子，用几根稀疏的黑胡子蹭着地板，呼哧呼哧喘得吓人。外祖父则围着桌子跑来跑去，哀怨地呼号：

“亲兄弟！亲骨肉！哎，你们这些人呀……”

我还是在他们开始争吵的时候，就吓得跳到炕炉上，从那里惊恐地看着外祖母从铜盆里用水给雅科夫舅舅洗掉脸上的血迹。他又哭又跳，而外祖母语气沉重地说：

“该死的，你们这帮野种，醒醒吧！”

外祖父把扯破的衬衣套到肩上，冲她吼道：

“你这婆娘怎么生出这么些畜生？”

雅科夫舅舅走后，外祖母躲到角落里，号啕大哭：